



我们的40年

诗 歌

黑白之恋

毛新萍

如果我写煤炭的黑
就要写聚烯烃的白
写遥远广袤的西部高地
写距离春天最远的人们

他们在矿井或装置
用脚步丈量
日夜不停,深耕细作
把古老的黑炼成了年轻的白

当然,还必须认真地描绘煤炭
写深埋在地下的黑色果实
它们的颜色、形状、布局、姿态
深藏在时间深处
它们的色泽、重量、去向、风采
美丽的烟火人间

当然,还要写劳动者的平凡
写大漠的风沙淹没的足印
写黑色的眼睛和白色的闪电
写白雪映照下的当空皓月
写三月毛乌素沙蒿的躁动
写孤帆远影里的江南愁绪
写晚归的丈夫披星戴月
写归巢的倦鸟平安欢喜

所以,你若看过最黑的煤
怎样变成了最白的聚烯烃
即使我什么也不写
站在这漠北的煤化工厂区
也会被最清澈的黑白之恋
深深打动,热泪盈眶
(作者来自长城能化公司)

我的姐姐是劳模

曹健民

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北农村贫穷,物质稀缺,一颗水果糖就能让一个孩子幸福一天。那时候,父亲在邵伯的江苏油田上班,母亲整天忙着田里的农活。小时候,姐姐是我依靠。年幼的姐姐在负责家务的同时,还要顺带照顾我,那时的我就是姐姐后面的“跟屁虫”。记忆中,姐姐特别节省,母亲给她的零花钱,她都舍不得花。但是每次我要零花钱,姐姐却总是很大方。我们在那个贫穷而偏僻的小村庄生活了13年,后来父亲把我们全家迁到了江苏油田洪泽农场。

1995年7月,姐姐从油田技校毕业成了一名采油工人,那时我正在读高中。我们姐弟分开后,书信便成了拉近我们之间距离的唯一沟通工具。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能收到姐姐的来信,信的内容除去嘘寒问暖,剩下的就是要我认真学习。我高二那年,需要一些复习资料,她专程跑了趟扬州,给我买了好几本,马不停蹄地送到学校交给我。一年暑假,我无意中看见姐姐的床头摆了好多厚厚的书,一问才知道原来她参加了自学考试。面对这完全陌生且深奥的课程,姐姐用顽强的意志在坚持学。她的行为对我触动很大,促使我暗暗下定决心,要以姐姐为榜样努力学习。

姐姐一直在用她的方式感染我。2002年10月,我也成了一名石油工人,那时姐姐已在采油队干了快8年了。姐姐工作之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新闻写作,她是单位的骨干通讯员。有一年夏天,在钻井队食堂,我无意间看到了一份《江苏石油报》,竟然看见姐姐写的一篇通讯报道,感觉特自豪。

每次姐姐休假回家的时候,退休的父亲总爱和她谈论工作上的事,叮嘱她干活儿的时候要小心,别出岔子。姐姐总是说:“没事的,我是女汉子!”她说现在他们站上50多斤的加药桶,自己能很轻松地拎起来。凭着那股干事的激情,姐姐当上了采油一队20站副站长,牵头班组的姐妹们,用巧手柔肩挑起了老区稳产的千斤重担。巾帼不让须眉的姐姐,自然而然又成了我工作上的榜样。

2014年1月27日,我们家特别高兴,因为姐姐当上了江苏油田劳模。那天晚上,父亲特地多喝了几杯酒,自豪地对我们说:“爸爸干了一辈子石油工人,都没有当过一次局劳模,没想到你姐姐帮我圆了梦!”望着微醉的父亲,我眼眶竟有些湿润。姐姐当上了局劳模,不光是我学习的榜样了,也是无数水乡石油工人学习的榜样。

(作者来自经纬公司华东测控分公司)

石化漫忆

站在荒野的脊梁上

夏梅 李敏

从空中俯瞰,伫立在江汉平原上的一座座油井,像是荒野挺立的脊梁。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站在荒野的脊梁上,日复一日检泵、堵漏、找漏,最终让油井恢复活力,被称为“油井医生”。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作业工。

江汉油田的600余名作业工,为了保油上产,长年与荒野为伴,逐井而居。

在作业工眼中,比天上的星更早亮起来的,是井场上的灯

19点,广2平15井现场,在做完巡检、整改、班前会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后,作业工正忙着起出原井管柱。伴随着通井机的轰鸣,明亮的灯光打在身上。方寸之间的井口,伍峰已经站了15年。伍峰是试油133队试油二班的井架工。和数不清的夜晚一样,今晚他和工友们又要熬大夜了。

四周枯黄的芦苇隐没在夜色中,群星在头顶闪耀,然而没有人在意这些,低头干活儿才是作业工的常态。

吊卡固定在油管上,把吊臂卡在吊卡两边,上提油管,液压钳卸扣……每天,作为井架工的伍峰和工友要重复几百次这样的动作。两个人动作默契,彼此几乎没有交流,更没有理会我们的到来。

爬上通井机,看到的是司钻熟练操作各个按钮,配合井架工完成每一个动作,确保每一根管柱都顺利起出。场地方则是油管桥尾部,将起初的油管撬到管桥上。

站了4个小时后,伍峰他们会休息10分钟。趁着间隙,我们和他们聊了起来。这个天气很舒服,晚上不太冷,也不热。伍峰说三四月是作业工喜欢的月份。但是也怕这个季节,因为雨水多。“工衣外面套雨衣,行动很不方便,视线也不好。”伍峰解释。

重复的体力劳动枯燥如影随形,或许哼唱、聊天可以稍稍缓解,但工作时并没有人说话。

“怕说话分散了注意力,注意力一分散手上的活儿容易出错,一旦出错就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伍峰间接回答了刚才不理睬我们的原因。



井场作业工

宋国梁 摄

一年中,作业工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夜班,从暗夜到黎明,他们感受过太多次

五六平方米的值班房内,一张桌子和一排50厘米高的靠墙窄柜几乎占满整个空间。

短暂的休息时间,大家靠在柜子上、坐在椅子上。靠墙的柜子里面可以放棉被,上面放着两张薄薄的垫子。“休息的时候,柜子上面躺两个,垫子铺地上能躺两个,人多的话只能去旁边的工具间或者外面的地上。”伍峰告诉我们。

打开随意卷在尼龙袋子里的被子,摸了一下,潮湿、油腻。

谁又不爱干净呢?张春华总是随身带着白色小毛巾。在成为作业工之前,张春华就知道会与油污为伴,但是又忍不住做些矛盾的事:井口的工具一会儿就会沾上原油,可使用前,他总是会仔细地擦干净。“工具干净点不容易滑手”。

坐了一会,他们又重新走进夜色、走到灯光下,继续忙碌。

在起到第152根管柱时,油管内开始涌出原油。张春华顾不上许多,拿来蛇皮袋套在油管下方,再戴上胶皮手套,一点点清理井口上的原油。原油不落地是他们必须做到的。

一直忙到凌晨3点,他们才回到值班房,在垫子上躺了一两个小时。伴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起油管进入收尾。

日出对很多人来说是件浪漫的

事,但刚来实习半年的靳兴却说:“日出都看腻了。”

事变多了,速度就会慢下来,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笔明白账: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拿到工时,不然再多都是零。

早上8点,钟113-斜27井检泵作业现场,交接班结束后,试油131队一班员工开始巡检。

班长杜丽伟今天负责司钻,和其他人一样,围绕自己的岗位开始一一检查,并做好记录。

“司钻发现的问题是保险绳活绳头外窜10厘米,跑绳线落地……”

“井架工风险是井口站踩板不平,两块站踩板之间有5厘米间隙……”

每个人结合自己的岗位汇报发现的问题,做当天的风险分析和防控措施。7分钟的班前会,没提安全,却句句围绕安全。

会后,大家回到各自岗位,进行整改。

因为该井含有硫化氢,开工前杜丽伟和工友穿戴好空气呼吸器,检测井口硫化氢含量,在确认数值为零后,架上两台鼓风机。

等到逃生演练结束,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现场作业才正式开始。

“现在作业和以前不一样,安全要求特别高。”杜丽伟说,安全管理严格,他们的工作量也相应多了,再加上起管杆限速,工作速度降了下来。

事变多了,速度就会慢下来,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笔明白账:只有

在安全的前提下,他们才能拿到工时,不然再多都是零。

午饭时我们跟着作业工一起,坐在井场外的草地上吃着食堂送来的盒饭。

脱下胶皮手套,杜丽伟露出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变形的手指,“以前大家都夸我的手好看”。

看着旁边新入职员工曾志伟,杜丽伟有些感慨:“我以前跟他一样,很白,瓜子脸。”

长年在荒野,脸再没白过,但杜丽伟力气变大了很多,“最开始吊卡要两个手才能抱起,现在单手就能拿起”。

如今,机械化、自动化让大家的工作相比以往手拉肩扛的年代轻松些。

吃完饭,坐了一会儿,巡检、硫化氢测试等一系列工作再次重复后,下油管作业继续。这口井作业结束,他们会去新的井上进行作业。日子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前行。

在安全的前提下,他们才能拿到工时,不然再多都是零。

午饭时我们跟着作业工一起,坐在井场外的草地上吃着食堂送来的盒饭。

脱下胶皮手套,杜丽伟露出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变形的手指,“以前大家都夸我的手好看”。

长年在荒野,脸再没白过,但杜丽伟力气变大了很多,“最开始吊卡要两个手才能抱起,现在单手就能拿起”。

如今,机械化、自动化让大家的工作相比以往手拉肩扛的年代轻松些。

吃完饭,坐了一会儿,巡检、硫化氢测试等一系列工作再次重复后,下油管作业继续。这口井作业结束,他们会去新的井上进行作业。日子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前行。

后记:

“钻井苦、物探累,又苦又累作业队。”这句顺口溜,在油田各行业中流传已久。采访时,我们听到作业工口中最最多的一句是“习惯了”,习惯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习惯了待在野外,习惯了上夜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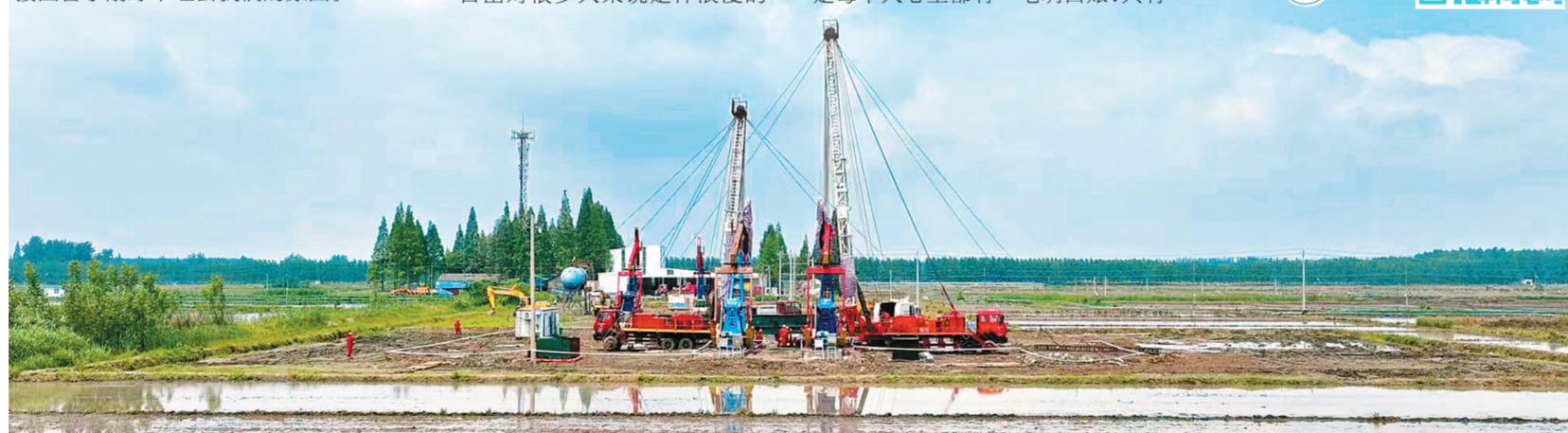
作业现场我们去过很多次,像这次这样近距离跟着却是第一次。

走近作业工,发现狭小的井场,逼仄到4个人躺下都显拥挤的值班房,便是他们的全部活动场所;但作业工的舞台也很大,从老新到拖市,从丫角到洪湖,一年下来,平均每个人要跑上万公里。

无边无际的荒野,是他们的作业空间,更是他们的广阔天地。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朝阳
足音



任尔东西南北风

老弦

中国石化的四十年,也是茂名石化的四十年,也是茂名石化的四十年。这四十年,茂名石化实现了炼油产能超千万吨、超两千万吨的两次大飞跃,实现了从单一炼油到炼化一体化的跨越式发展,实现了管理水平大幅提升、经济效益大增长,成为中国石化高质量发展的骨干力量。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一代代茂名石化人用智慧加实干,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在短短十年间炼油一次加工能力超2000万吨,乙烯生产能力超100万吨,同时不断调整优化装置与产品结构,提升管理水平。

“茂名石化有着敢于攻坚啃硬、善于创造奇迹的光荣传统,我们要发扬‘智慧+实干’作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9·28”投产目标绝不能有丝毫动摇!”公司发出奋力打赢乙烯扩建攻坚战的动员令。

经过调整的项目建设领导小组,马上组织骨干全面分析、研究,找准影响工程建设与投产的关键因素,逐一列出,逐个立项攻关。

一石激起千层浪。茂名石化的铁腕治理,在承包商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各施工方不待扬鞭自奋蹄,纷纷想方设法调集精兵,工地上迅速掀

起了施工高潮。

为争取作业时间,高处作业人员用架子把盒饭吊上去吃;作业期间不喝水,为的是把上厕所时间省下来多干点活儿。

但是,有谁能想到,这项2004年12月动工的工程,受气候、设计、设备制造、施工力量等多重因素影响,建设初期,进展异常缓慢,到2005年上半年,工程进度比总体计划滞后3个多月。业内专家现场会诊,一致认为,2006年9月28日按期投产不可能。

就这样,数万建设者同心协力,不仅赶回了被拖延的工期,而且比计划提前11天建成投用,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茂金属聚α烯烃是一种高端合成润滑油基础油,是航天航空、大型工程机械等高端装备的润滑系统专用油。但这种润滑油的国内应用全部依赖进口。为解决这个“卡脖子”难题,2016年茂名石化立项,由新入职的无机化学博士李禄建领衔攻关。

项目初期,公司不具备相应实验操作条件,只能去千里之外的合作单位开展实验。公开文献上可查到的资料少之又少,一切都要靠自

己去摸索。为了尽快取得突破,李禄建带上简单的生活用品,直接驻扎在合作单位,一头扎入没完没了的实验探索之中。

没有数据可供参考,他就自己逐个调整参数。经过数千次实验调整和上万次数据分析,终于合成分合格的样品。此后,公司建起放大装置,壮大攻关队伍,组织更加广泛的实验和试验生产,突破了成套制备基础油全流程技术瓶颈。

2022年新年第一天,国内首套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mPAO技术中试装置实现连续运行,同年10月,经多方检测,公司生产的茂金属聚α烯烃产品综合指标优于国际同类产品!李禄建团队创新实干,为我国高端润滑油生产蹚出了一条大路,也为茂名石化高端化、差异化发展作出了示范。

20多年的记者生涯,我见证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正是这样一个个创新实干的人和事,垒起了茂名石化高质量发展的高塔,使有着68年历史的茂名石化,一步步迈入了国内炼化企业前列,一步步实现世界领先炼化企业目标。

(作者来自茂名石化)

散文

守望西部市场

宁波 邱怀超

转眼间,石油工程建设胜利建工司已经进疆20年,无论是在雪虐风饕的阿尔泰山脚下,还是在风沙肆虐的塔克拉玛干腹地,胜利建工人始终直面严寒和炙烤,深深扎根新疆市场。

夏季塔克拉玛干沙漠到了一年之中最为炎热的季节,火球一般的烈日挂在头顶,强烈的紫外线狠狠插向地表。一望无际的沙漠如黄色海洋一般,在眼前毫无规律地波动。然而,坚韧的红柳依然在这片绝地上顽强生存,无惧无畏。

2022年7月,为完成一次极为艰难的放线任务,顺北油区道路项目技术人员周杰和他的同事徒步在绵延不绝的沙丘上。他们身上背负着重达10公斤的旗杆和饮水,压得气喘吁吁,头晕目眩。每一步都要踏入滚烫的沙层,或深或浅,步履蹒跚。

在这次放线途中,他们要负重徒步来回20公里,其难度不亚于轻装平地行走100公里,放线难度可想而知。可周杰乐观地说:“为了公司在这片市场扎根,我们一定能坚持走下来!”

2021年,胜利建工公司组织28名建设者入驻塔克拉玛干,拉开了挑战茫茫沙漠的战斗序幕。他们仅用146天就完成了77.3公里顺北二区主干道路工程的建设任务,刷新了中国石化业内沙漠公路工程单体里程最长、建设速度最快两项纪录。

2022年9月,胜利建工公司接连中标顺北二区4号带至8号带主干道路和8号带至沙漠公路主干道路工程,修筑100多公里的通途大道,为顺北油田生产和生活物资运输提供坚强保障。

夏季39摄氏度的高温,冬季零下28摄氏度的极寒,春天漫无边际的沙尘暴,已经是沙漠筑路人的家常便饭,他们每日步行数万步,吹风咽沙,饥餐渴饮,只为早日完成工程建设任务。